羽摇柔
都是“诺贝尔”的错

楔摇子

十岁的展力游坐在天桥上的栏杆间，这里的视野很开阔，可以看见所有进出的人、车。天桥上的行人稀疏，没有人干扰，闹中取静，是一个很适合等待的地方。他高高地俯瞰熙熙攘攘的凡尘，人间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纤细敏感的眼底；如果外公的黑头车经过天桥下的话，他是绝不会错过的。

车辆喧腾的噪音啃啮着他满腔期盼的心灵。他足足等了一个下午，如果不是有小狗在身边陪伴着他，这漫长的等待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熬得过来。

展力游手握着小狗的皮带，转身含怨地说：“诺贝尔，你说……哥哥会不会又骗人了？他是怕没有人陪我，才会送你来。哼！我才不稀罕！小狗又不会说话，又不会带我去玩，我不要小狗，我才不要你！走开——走开！”他负气地挥手，放开皮带，赶走依附在他身边的小牧羊犬。

狗儿呜呜咽咽的，垂头丧气地退开了几步，没有多久又摇头摆尾地贴到展力游的脚边，仿佛不愿走开。

展力游看着天桥下人车往来，眼泪抑制不住地夺眶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出。他低下了头，用衬衫擦干鼻涕和眼泪，连小狗诺贝尔也加入了清洁的工作，不住地舔舐着他脸上的泪水。

“走开！走开！连你也要来可怜我是不是？爸爸每天都不在家，外公不要我，哥哥又离开，妈妈死了永远都不会回来……我不要你来可怜我，走开！什么诺贝尔，取这个名字难听死了，我不要你！走开啦！”展力游又将诺贝尔推开，手臂紧紧环绕着自己，整张脸埋在膝上，孤孤单单地独自坐在天桥上哭泣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展力游哭累了抬起头来，才发现皮带已经不在脚边，身旁的小狗不见了！

“啊！糟了！”

他慌慌张张地站起身，趴在栏杆上四处呼喊，却怎么也看不到他最心爱的小狗。“诺贝尔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刚刚说的都不是真的啦！你快回来啊！诺贝尔——”他后悔不已，明明爱死了这只粘人的小狗，嘴里却时常说着言不由衷的气话。天桥下车子这么多，万一……

他开始害怕起来。他知道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离开他，但诺贝尔不会，它会忠心地守护在他的身边。可是，他竟然恶狠狠地把它赶走，他心里懊悔不已。

“唧！”一阵尖锐的声音划过黄昏的夜空，那是汽车紧急煞车的声音，展力游心跳加剧，脑海里闪过一幕小狗陈尸路中的画面，立刻魂飞魄散地往声音的方向跑去。

跑到大马路边，他的脚步猝地停了下来。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他的诺贝尔，正轻声细语地安抚着它，他慢慢地走近……

十一岁的顾真真，柔声地说："不要怕喔！可怜的狗狗，一定被吓坏了，对不对？乖乖喔……不怕不怕……这里车子这么多，不可以乱跑喔，不然的话会被辗成肉酱的，不是我要吓你，是真的耶！"

展力游大声打断了真真的话："乱讲！它才不会被辗成肉酱，你胡说什么？"

真真不甘示弱，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："谁说我乱讲？刚刚小狗跑到了大马路上，车子这么多，要不是我把它抱过来，肯定会被压死。"

展力游没有道谢，只张开两手冷漠地说："还我！这是我的狗！"

"是吗？证明！"

"项圈上有名牌，[illegible]"

真真细看项圈上的英文字母，却怎么也念不出来。

她心有不甘地将小狗放回他的手中，嘴里还忍不住数落几句："你听好！是你的狗就要好好地照顾它，要把它当作你的心一样，要很用心很用心地看好它，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放开它，知不知道？小狗也跟人一样，有感觉、有生命，既然你是它的主人，就等于是它的家人一样，不能随便将它丢掉！"

展力游不理她，抱着小狗便转身要走，她不放心，焦急地在展力游的身后喋喋不休："喂！喂！你如果不会照顾小狗，可以把它给我！我一定会比你还要小心——喂！你听到了没有？"

展力游停下脚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压下心里的怒气，

他原本感激的心情，已被这唠唠叨叨、爱说教的臭女生给说得烟消云散了。

他猛然回头："你想都别想！它是我的，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我才不会把小狗给你，你别做梦了！"

顾真真甩着两条长辫子，骄傲地说："哼！你可别说得太快，我爸爸说，'事与愿违'，意思就是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，时常会和我们的想法相反！懂了吧！"

"我干吗要懂？我最讨厌人家说成语了。臭女生，啰里巴嗦，真受不了！难道你爸爸没有告诉你，不要随便在街上和男生说话吗？你看上我，我可看不上你。"展力游说完，快步地走开。

"什么？我看上你？哈——笑死人了！我如果看上你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"顾真真想要说完还没有发表完的结论，可是看着渐渐走远的展力游，却肠枯思竭地挤不出后面的话来。

"笨！我真笨！怎么会跟这种男生说话？真是错误！我会看上他？那更是超级无敌的大错误……对了！我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妹妹要我买书，还有什么？糟糕……想不起来了！"她搔了搔头，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开。

虽然住在相同的城市里，但偶然间擦身而过的两人，谁也不记得谁，缘分只是稍作试探地挥洒而过。只有顾真真的那一席话，展力游永远记在脑海里。

员

十二年后。

入夜，五彩的霓虹灯闪烁，像燃烧的云霞，一张张红男绿女陌生的脸，在另一个纸醉金迷的夜里相逢。

“花城”酒店的 VIP 包厢里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响彻整个空间，大电视屏幕里，一个浓妆艳抹、充满现代感的女郎，在一处不搭调的古代乡间背景前搔首弄姿。

“我为你疯狂，我为你吃不下饭，我一看见你，灵魂就烟消云散。爱我……爱我……如果你不爱我，我就不知道要何去何从——”

哀怨凄凉的音乐一结束，包厢里难得有了短暂的安静。

突然，“啊——”卧躺在黑色牛皮沙发上的展力游发出低沉的怒吼。

全场的男女一时间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回头一看，才知道带头的老大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，不停地猛叫，一旁的莺莺燕燕们急忙围了上来。

“力游！你怎么了？我来看看……”丽莎难掩关切的眼神，一只涂满蔻丹的玉手柔柔地探了上来，另一只手还狠狠拍开也想要乘机袭来的几只——玉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

“我看 !”

“不！我来看看，我知道，有可能是中风。”

“怎么会？力游才二十出头，身体又这么好，怎么会是中风？”

“身体好？你看过了啊？”

“谁又看过了？我说一定是中风 !”

“不可能的！力游……力游……”

四个女人叽叽喳喳不停地发表着意见。

“不要碰我！你们全都滚开 !”展力游痛苦地窝在沙发上，两道斜飞入鬓的浓眉紧紧皱起，薄薄的嘴唇抿成一线，明亮的单眼皮配上浓密的睫毛，高挺的鼻梁、俊秀的五官吸引了这包厢里的所有女人。

“老大！你是不是旧伤又发作了？”一个身形同样高大的男人冲破粉红墙围，贴近展力游的身前迟疑地问。

“废话！你看我像是在演戏吗？”展力游强忍着痛楚，抬头怒目大吼。

“是不太像……如果真的是演戏，实在是太逼真了 !”阿清傻乎乎地想要拍马屁，可惜拍的不是时候，照例又要讨一顿骂。

“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还不快点打电话给阿图师，叫他马上来帮我看看 !”展力游脸色铁青地命令着。

“是的！老大，我现在马上就打 !”阿清正是展力游的贴身喽啰，一听到指示马上拿起手机。

不久后，阿清排开围绕在展力游身边的众美女，有些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老大，阿图师家的电话都……打不通耶 !”

“打不通就打手机啊！你的脑袋装浆糊啊！”展力游不耐地响应。

阿清搔了搔头，又说：“可是……老大，阿图师没有手机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没有手机的人都该去坐牢，什么时代了，还不买手机，存心跟我过不去……”展力游咬着牙根说。

“那——我们去医院好不好？”阿清小心翼翼地提出意见。

“阿清，你看过我进过医院吗？打死我都不去！”

他对医院有恐惧感，从小到大不知看过多少角头老大直着扛进去、横着抬出来。不久前为了替朋友出头打架受伤，他硬是不去医院，还好老爸的好朋友阿图师是个有名的气功师傅，替他用气功推拿了几次，总算有些好转。可是原以为痊愈的旧伤，在这节骨眼又发作了！

“有病就要到医院啊！到底为什么不去呢？”阿清不解地搔搔头。

“不去就是不去，关你屁事啊！”

“老大，不如我们现在马上到阿图师的家里，每一次你都叫人家出来替你推拿上药，人家阿图师年纪也大了，听说要退休回南方老家，我知道他家——”

“废话少说！走人啊！”展力游吃力地站起身，贴身喽啰阿清赶紧快步上前搀扶着他。

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又开始响起，但没有人拿起麦克风唱，主要人物就要离开，个个都没了兴致。

❀摇摇摇摇摇❀摇摇摇摇摇❀

一路上展力游不停地骂。都是丽莎，趁他没有防范的时候，想要对他毛手毛脚，他情急之下闪得太过用力，差一点跌到沙发下，才会旧疾复发。

“该死的，我再也不要和那些色婆娘出去了！”

“老大，是大老板交代你到自家开的地方多走走看看的，而且那些女人是永光伯的朋友找来的，都是上好的货色，可以刺激业绩！”

“怎么？我天天泡酒店、卡拉 OK 餐厅、饭店的，还不够啊？真搞不懂我老爸到底在想什么？天底下有谁的老爸希望自己的儿子天天沉迷在酒色财气中的？”

“还不是要你多了解自家的事业，多磨练应酬交际的手腕，多看看辣妹训练定力……有这种老爸还嫌，天底下哪里找这种好事情……”阿清咕哝着。展力游的父亲就是娱乐界大亨展永光，他的名号一说出来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“哪有女人这么大胆的？敢吃我的豆腐，真是不知死活……”展力游忍着痛，咬牙切齿。

“怎么个大胆法？”阿清将车子绕出了停车场，一边操作着方向盘，一边好奇地问。

“她吃了豹子胆了，一只手来解我的纽扣，我就是为了闪她，才会伤到我的腰！又发作了……我最、最、最讨厌这种太主动、自以为性感的女人了！”展力游神情恼怒，两只眼睛像是要冒火似的。

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哈哈哈……”阿清忍不住笑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老大，店里这么多的辣妹，你竟然一个都看不上眼，你……你不会是有问题吧？”阿清摇摇头，不禁替老大感到惋惜。

“我是有问题，我的问题就是和你们这帮人混太久了！阿清，我警告你！老子对女人是有洁癖的，宁缺勿滥。哪像你们一点品味都没有！只想简单唱个歌，还叫来这么多辣妹作陪，你们真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好色之徒、獐头鼠目的社会败类……”他骂得咬牙切齿，只可惜这种话阿清听得多了都已经麻木了。

展力游不禁替自己觉得可悲，他从小就是在这样不良的环境中长大的，都怪老妈去世得早，要不然他肯定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。

“老大，你怎么这么爱用成语，把我的头都搞昏了。”阿清忍不住抱怨。

“谁叫你书不读多一点……”

“老大，你是读得比我多，把高中当五专读，哈哈……算不清的小过警告，这样辉煌的成绩还真少见，毕得了业也真是奇迹。”

“关你屁事！”

两人在车上开始不停地争论，一时间，展力游几乎忘了后腰的痛楚。

二十分钟后，阿清将车子驶进一个小巷道里，都市化的高楼围墙里，伫立着一幢日式的老旧建筑。

“到了，阿图师的家就在这里。”阿清下车替展力游引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路。

展力游一手抚着后腰，怀疑地看了看四周。这名闻遐迩的气功大师怎么会屈就在这样破旧的小巷老屋？嗯，武侠小说里面的高人都是这样离群索居、淡薄名利，对世事不闻不问的，看来阿图师也是个隐士……

阿清领着展力游推开暗巷的木门，才发现里头原来还别有一片天地。门后是一座清幽古朴的小花园，蜿蜒的小道延伸到主屋的门口，四步的小阶梯后是一道绿色的纱门，阿清敲了几下……

“什么人啊？”屋里传来一个娇嫩的嗓音。

“请问阿图师在吗？”阿清大声询问。

只见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打开纱门探出头来，“我爸爸不在，有事吗？”

阿清还没有开口，展力游焦急地问：“阿图师到哪里去了？”

小女孩回道：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现在就要找到他！”展力游一脸痛苦的模样，说话的口气非常急躁。

“我老妈都找不到他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小女孩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，明知他是来求医的，还故意不为所动，对这种状况已经麻木了。

“他妈的……”展力游忍不住嚷了起来。

“我爸爸没有住在他妈的家……”小女孩张着无辜的大眼说。

“我才不管你老爸的妈住在哪里！上一次阿图师给我

涂的药还有没有？你家里面还有没有人会替人家上药推拿？”展力游大咧咧地走了进去。

“喂！喂！我妈不在家，只有我大姐可以帮你。”

“那就叫她来啊！”展力游不耐地说。

“我大姐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你要慢慢等……”

“三十分钟前你家的电话就打不进来了，难道你老姐一直都没挂电话？这女人怎么这么长舌？”展力游气急败坏地说，完全没想到自己有求于人。

“你不要批评我大姐，她很凶的喔！等一下她会把你折成两半变成瘫痪。对了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们家可不随便替人看病的！”小女孩刻意刁难他。

阿清上前礼貌地欠个身，“小妹妹，我是永光伯的人，他是……”

“啊！你们是黑道流氓啊！一定是永光伯的打手，我老姐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！”小女孩不屑地看着他们两人。

“什么黑道流氓？打手？你这个讨厌的小孩……”

见展力游又要破口大骂，阿清急忙上前圆场：“小妹妹，麻烦你赶快请你大姐出来看看好吗？”

小女孩嫌恶地斜瞪了展力游一眼，原本还蛮欣赏他俊秀抢眼的外形的，没想到与他的外表完全相反，他一点气质水准都没有，令她失望。

“好啦！”小女孩心不甘、情不愿地往屋内走，打开了一扇木门，原本隔音效果就不太好的老屋，瞬间清晰地传出屋内的大姐正在电话中畅谈的声音。

“老姐，永光伯又有打手要来看病了！我说老爸不在，

可是他们还是不听！我不管了——”女孩说完，一溜烟地就跑开了。

❀摇摇摇摇摇❀摇摇摇摇摇❀

“我告诉你，别对男人寄望太高，他们只要碰到身材火辣的女人就会脑充血，智商指数呈直线坠落……是啊！女人是感情的动物，男人是感官的动物，换句话说，男人都是蠢猪……佩雯，像那种男人不要也罢，你还要感谢那个可怜的女人接收这种垃圾——啊——什么？他真的这么说啊？真不要脸！那个辣妹真有那么性感——真是的。你放心！这些可恶的男人一定会自食恶果的，到时候他爬回来找你，你一定要一脚把他踹开撞墙，撞得脑浆四溢、血肉模糊——”

“哈！别做梦了，他放鞭炮都来不及了，还什么脑浆四溢、血肉模糊，你恐怖片看太多了！物以类聚，肯定长相也很恐怖……”

展力游原本还想耐心地在客厅等候，可是听到最后再也受不了了，他怎么能够让这长舌妇一味地谩骂男人？想到此不禁嚷嚷了起来。

屋内的声音顿时减低了不小。

又过了五分钟。

“是啊——门外有一只狗在吠，所以很吵，我们不要管——你慢慢地告诉我……”屋内的对话还是不停。

“她说我是狗？阿清！这个女人说我是狗耶！真是不知死活……”

阿清死命拦住想往里头冲的展力游。

展力游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古董时钟，长针慢吞吞地踢动了五次。显然这长舌的女人还是没有想挂电话的意思，真是可恶！

“这女人一定丑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，才会把天下的男人都骂光，哼！肯定是因为没有男人看上她，才会这样心理变态——”展力游朝着屋内大吼，阿清紧张地拉扯着他的衣角。

“老大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耐心一点，再等一下啦……别忘了我们是来看病的。”

展力游的背又开始隐隐作痛，使他按捺不住火气，“我当然知道！我等得还不够久吗？她以为她是菩萨在放屁——神气啊！该死的，我不给她看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老大，你的背不是很痛吗？你又不上医院，还是等一下给阿图师的女儿看看吧！也说不定阿图师马上就回来了啊！”

“不要看了！这点痛算什么？忍一忍就好了，咱们男性的尊严可不能在这里被这种丑女人践踏。回去你再继续打电话找阿图师来家里。走啦！”

“男性尊严被践踏？是吗？我觉得她说得很好——”阿清搔了搔头说。

展力游闷了一肚子的火，转身想要离开时，屋内的声音突然停了。

“站住！刚刚那些话是谁说的？”

展力游和阿清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，那一声大喝真是中

气十足，光听到声音就让阿清惊吓得失了魂。

阿清回头，一只手急忙指着展力游，慌慌张张地划清界线。

“哦——是你说的啊！你有胆子就回头看看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丑得人神共愤、是不是心理变态！”顾真真两手叉腰，眯着眼瞧着背对着她的高大男人。

展力游翻了个白眼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腰痛难过就算了，没想到还得应付这种难缠又没人要的女人，真是够倒霉！

他不耐地回头打量身后的女子，从脚指头到小腿、胸部，一直到五官，最后再上上下下地总览一次，内心不禁升起一股诧异的感觉。

任谁都无法将刚刚那凶恶聒噪的声音与她清灵秀丽的脸庞连上，她的模样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的出入，她的眼睛好大好圆，嘴嘟起来的样子可爱极了，令她素净的小脸显得格外活泼动人……

看惯了周遭浓妆艳抹、矫揉造作的女人，眼前的女子反而让他眼睛一亮，看得他有点陶陶然——

“心理变态是绝对有，长相……可以骗得了几个吧！”展力游编着口是心非的话来掩饰心动。

“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有胆的话，你就再回来看看，我一定把你们一个一个折成两半变成瘫痪！”

阿清一面紧跟展力游，一面还不停地回头致歉：“再见，对不起、对不起啊——”

“不必！”

顾真真气呼呼地跺脚，全身的毛孔直竖，就像一只发怒

的猫，恨不得有十只尖锐的利爪，能够狠狠地在那只蠢猪嚣张的猪脸上划下深深的十道血痕——

刚刚听到妹妹在房外说，这两个男人是永光伯的打手。她最痛恨这些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暴徒了。他们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拳头，他们汲汲营营的惟一目的就是金钱和权力，他们用来调剂压力的惟一方式就是美色和一些低级娱乐。

哼！这些蠢猪，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美好事物。

例如她的艺术、她的梦想……她的爱情……

唉！不值得，不值得为这两个蠢猪而破坏了今天的好心情。

顾真真举起两手往怀心一放，屏气凝神地试图平息胸中的怒火。

都是老爸，自从退休后，就全心钻研中医的气功推拿，没几年打出了名声，求医的人络绎不绝。由于老爸岁数已大，不堪劳累，所以虽然她还只是个艺术系的学生，但闲暇之余也得充当助手分担父亲的工作，学一些推拿的功夫。

坐了五分钟，顾真真站起身正想回卧室去时，庭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是父亲的，另外还有两个人，似乎……似乎就是……

“阿图师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们差一点错过了，我一直都找不到你耶，我们老大的腰痛又发作了——”阿清说道。

走在前头的阿图师无奈地说：“我是到陈先生家了，人家都开黑头车来接了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唉！我要不做了，偏

偏许多人情推都推不掉……我看啊——我一定要赶快回老家养老，再多待下去，我一定会短命。”

他们又回来了！顾真真不敢相信，刚刚才把他们骂出去，怎么才一会儿功夫，又踅返回来？

她穿过客厅，打开纱门后，果然第一眼就看到那可恶的男人。

“你们还敢回来——”

“阿真啊！你去把我昨天调好的药膏先拿出来。”阿图师看见女儿，无视于她气呼呼的表情，就先开口使唤她。

“爸！他们刚刚才被我轰出去，你别帮这两只蠢猪看病。”顾真真告状。

“你不要蠢猪蠢猪地乱叫好不好？要不是你那么长舌，霸着电话不放，我们也不会白跑这一趟。”展力游不甘示弱地响应。

“我讲电话的对象刚刚失恋，有可能会闹自杀，人命关天耶！我当然要好好地开导人家，你不知道还敢这样大吼大叫！你是什么病？看你站没站相的样子，是痔疮？菜花？很急吗？急着想生儿子，还是急着想投胎啊？那就到妇产科或殡仪馆挂号啊！别来这里！”顾真真挺起胸膛，不留余地地大骂，平时努力维持的淑女形象全被破坏了。

展力游气得咬牙切齿：“你……你这个女人，够狠——”

真是个狠角色！他算是遇见敌手了，自从老妈去世后，这世界上也就只有这个女人敢这样教训他。

“你们两个人还真有话聊……”阿图师语调沉稳缓慢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他面无表情、云淡风轻地走到客厅里，径

自拿着调好的药材又走出来。

“聊？”阿清更迷糊了，他们明明是在对骂，阿图师竟然像没事人一样走开。

“力游，我的大女儿很健谈吧！”阿图师心里十分羡慕展力游初生之犊的勇气，小声地问他。

“阿图师，我听说你有三个女儿，如果个个都像她这样，那我真的很同情你。”展力游不满的神色显而易见。

他和阿清都有所不知，阿图师的家里有三个泼辣女儿和一个难缠的老婆，身处在四个女人的环境中生活，如果没有肢体动作，面对这样吵骂的场面还算是小儿科的。

“真真，我很累了，你来替他推拿一下后腰，我再来运气上药。”阿图师将一坛专治跌打损伤、黑糊糊但气味清香的膏药摆在桌上准备使用。

顾真真看到老爸无动于衷的模样，忍不住又说：“爸，你看他一副娘娘腔、弱不禁风的样子，铁定会受不了我的手劲儿。”

阿图师还没有开口，展力游立即脱口而出：“谁说我娘娘腔、弱不禁风啊？你的判断力有问题！我可是校体队的游泳跳高跳远、射箭飞镖大专比赛囊括金银铜铁牌。看你的个头还不到我的肩膀，瘦得像根竹竿，身材扁得像木板，活像个营养不良的非洲难民，你会有什么手劲儿？笑死人了！”展力游咬着牙关，努力挺起受伤的腰，用充满男性气概的语调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不信你就试试看啊！”顾真真挑衅地卷起了衣袖。

“好啊！谁怕谁啊！”展力游不到三秒钟就脱掉了上衣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